

《八月》里，1990年代，西部城市一个小区里，一个个家庭，在改革浪潮中迷惘与奋进，电影制片厂的职工们踏上了不同的路，但每一条路都通向明天。

人总是会在行进中回头，童年没有那么丰富的色彩，赤诚地裸露着最本真的黑白色，但刻下《八月》最隽永的记忆。

关键词

金马 黑马 黑白

3年前，当柏林电影节的好消息还没传来的时候，《白日焰火》是一部少人问津的文艺片。直到《白日焰火》拿了金熊，廖凡成了影帝，墙外开花墙内香，这部电影才在国内火。本文的“主角”——《八月》的命运也大抵如此。之前少人关注一个新人拍的文艺片，直到《八月》在台湾金马奖的角逐中完胜《我不是潘金莲》等诸多被大家看好的电影，这才成了人们的谈资。在金马奖上，这部黑白电影果然成了黑马。

《八月》用了黑白片的形式，来渲染编导的记忆。电影发展到今天时，黑白电影突然成了一种时尚。

获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艺术家》，用黑白作为底色，那和复原有关，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只是想展示一下默片的魅力。《八月》的黑白形式关乎当时的记忆，那是一次记忆的回放，关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好的色彩就是黑白。黑白是电影最初的形式，导演张大磊想要背着电影史彻底地开始一回。当大家费尽心思玩技术时，《八月》这种不是技术的技术反而成了它的特色标签。

《八月》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一定是在菊黄蟹肥的时节找到了自己想要吃的螃蟹。那只蟹在所有电影排队的大路上恣意行走，横空出世。

《八月》

情怀是一部黑白的记忆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照日格图



关键词

改制 小城 小孩

《八月》里没有什么故事，只有两件事讲得还算完整：张小雷读三中（重点中学）、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改制。为了突出唱着《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祝你平安》的1994—1995年，导演将整部电影设定为黑、白两种颜色来讲述我们远去的记忆。

电影的开头便有了“雪花粉，棒子面”的吆喝声——吃在当时还是头等大事。西部小城（即呼和浩特）里最热闹的事情不过是孩子们打架，大人护着孩子互骂之类的鸡毛蒜皮。单车上的夫妻二人也够单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根本没有办法复杂起来。电影制片厂改制后，厂子里的一群职工不得不开始从事与电影无关的事，比如那位剪辑师就去一个叫“劝业场”的商场里当了剪艺术字的“劝业小剪刀”。其中有一部分人奔向南方下海，学会了“游泳”。

《八月》是一部以孩子的视角讲述社会变迁的电影——这有点像

《铁皮鼓》。《铁皮鼓》里那个身体还是孩子、智商却已是大人的侏儒，摆布着丹泽尔周围的大小诸事，与成人世界来一次彻底的抗衡。孩子混迹在大人的世界里，属于弱者。但是换一个角度，这也给《八月》的观众开设了全知角度，通过孩子的世界，能够看到大人们的爱恨情仇。当奶酪被挪走的时候，最淡定的永远是孩子——他们是弱者，承担的社会任务和家庭任务也相对少。在《八月》里，小雷只要在假期里好好玩就完成了任务，包括上重点中学在内的“大事”都有大人来操办。大人一思考，孩子就发笑。在张小雷的眼里，电影制片厂里发生的一切都大不过他手里的那个双节棍。有了张小雷，关联性并不强的几个故事才构成了这部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孩子在《八月》里是缝合剂，孩子的出现让这部本来就沉重的记忆轻松了许多，就像电影中那场八月的雨，驱走了夏日的燥热。

电光倒影

电影与城市息息相关。其实一座城市就是最大的舞台，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本身就是演员。

那些电影

那些城市

文 | 照日格图

《花样年华》

王家卫的电影，我们总是没有办法说哪些是形式哪些是内容。他的电影，每次都把氛围营造得刚刚好。《花样年华》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在**香港**那个略显潮湿的城市里，苏丽珍和周慕云相遇和相知，又彼此成为各自的情感负担。摇曳的身材，紧身的旗袍和细长的巷子给这部电影打上了只属于香港的城市标签，离开了香港，定会失去润滑的感觉，彼此硬生生地截为两半，不再有藕断丝连。

《疯狂的石头》

说起近年来的黑色幽默电影，很难绕开《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虽然有一大部分都在拍下水道里的故事，却和山城**重庆**有分不开的关系。那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就出现在重庆的公共厕所里，国际大盗与本土毛贼在这座城市特定的方位里上演了一部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剧。电影一开始便给了这座城市一个航拍的镜头，确切地告诉观众故事发生的地点。

《茉莉花开》

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变化息息相关。当18岁的茉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电影演员之后，她所在的城市**上海**便被日本占领，导演孟先生选择了换一个城市生活，而茉一个人拿出女性最强大的一面，自己一个人生下女儿，选择在这座城市里慢慢老去。其实一座城市就是最大的舞台，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本身就是演员，不需强求。